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七

議

目睹時弊既擬上二書發言取士任人之道其詳皆見不能悉載之書者復爲叢議十道以盡所欲言當衰亂之秋不欲爲一切苟且之計歸諸多迂闊要期乎實可行故質言之不敢文也

鄉約議

古先王之設教立政皆由鄉始其在成周比閭族黨之長皆以命官主之比長秩下士閭胥秩中士其職即今保長之事也族師秩上士黨正秩下大夫正歲屬民讀邦法書其德行道藝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職即今鄉約之事也漢時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掌導鄉里助成風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敎役勿繇戍職綦重矣是故壺關三老可以爲太子言寃東郡三老可以爲郡守奏治狀其時上之重之如此自唐宋以來比閭族黨俱失其職統謂之鄉役與里長保正同爲執役於官之人至國朝乃設立鄉約所擇有身家德行者爲之令以大誥及六諭敎民始未嘗不慎重而役漸陵夷也至於令有司之誅求胥吏之需索訟獄之干連笞箠比較鄉約一切與保長共之而鄉約徒以爲名也於是稍有身家者百計避免其應役者惟是奸詐之徒慣熟衙前事體逢迎貪猾魚肉鄉愚毋怪乎官吏之困辱之也夫以其應役之人如彼而上之人待

賤之如此而猶能司教導之事以助與治理乎今欲行
鄉約之法宜如古重其任而慎選其人以為職也不以
為役也雖周漢之秩祿不可遽復要當厠之士人之列
於有司前得以悉意指陳使為鄉里所敬畏然後可以
施教而約束之也員不宜多凡十保中設一鄉約所所
有正十保長皆屬焉其約正則令郡縣教官於諸生中
察其真正德行端方公平正直為通鄉素所推服年五
十以上志能耕樂者申詳督學給以劄付開列應行事
務為之職掌有司相見待以屬禮量給官田若干畝為
其俸撥各保月派二人為之役使歲時聚民講約而飛

舉善察惡之任至於約副約贊約監約史各保中舉堪任者以充專司敎誠之事他不與聞而監史之選尤重其能勝任無過者約正推舉為吏各保中有善足紀者惡當懲者體訪得實史即為之登記每過講約畢令十保長各行糾舉互相質證有失實者罰不聽者歲終并以聞官其舉者孝弟也力田也子弟之端方俊秀堪入社學也民人之篤行狷介者可以為掾吏也其糾者不孝不弟也邪術也賭博也健訟也游手也每歲終以糾舉之得失多寡為約正之考成若其視為故事混俗隨流漫無糾舉即行申上革退其有不公不法要索鄉里

遞革追擬并保舉教官一體坐罪責任旣重賞罰兼行如是約正旣得其人復得克盡其職則成周鄉黨教民之法其猶有十一存乎

保甲議

今之言弭盜者莫如行保甲之法然而其法難行何也以保長難得其人又其役至困賤少有身家者皆避不肯爲也周制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受閭有胥皆有祿秩以士爲之職也非役也漢時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游徼掌巡禁求盜亦有祿秩進身至於卿相若張敞鮑宣之徒皆不恥爲之凡

皆役世所為保長之任也至唐有里坊正村正之名宋有耆長保正副乃執役於官催徵錢糧勾攝公事往往破家蕩產號為鄉之重役無復成周比閭保受之遺義矣國朝略仿宋制而徵催勾攝之事不與然而有司無名之苛派胥吏無厭之需索盜發則保長受責盜獲則保長候辦候盜發而後已鄉鄰有訟干連質證月朔唱名點集盜有終歲守候城邑而未一日寧家者此人方救刑僇之不暇而暇為比閭聯屬守望以盜弭盜之職哉今欲行保甲則必有司優待保長不許胥吏陵虐而擇有身家者才力者充之夫蕞爾小邑所轄不止百餘

保且每年一更安得有如許有才力者而爲之長乎愚按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宋王安石變法十家一保保有長猶周之比長也今所爲甲長是也五十家一大保大保長猶周之閭胥今所爲保長是也又以十大保爲都擇爲衆保所推服者爲都保正安石固不足法而於保長之上更設保正使保長有所統屬則其事易以集而閭亦可以少紓且鄉賦既寬保長之責無幾卽求有身家才力之人亦易得也今宜略彷其義以十甲統於一保長十保長統於一保正爲保正者自須才力勝任亦須稍有名器爲有司所不得刑辱胥吏所不敢陵

虐者然後可以克盡其職並於武生中令教官擇其習部伍饒膂勇素號公直年四十以上者上於督學免其歲考給劄付開列職掌有司優以禮貌給官田一如約正例鄉里公事與約正相輔而行凡有司有所徵調符下係正係正徧行各係如期而集失期則申請發差差役不得無故下係也胥吏之虐係也或取一而徵百或此免而彼徵輸而不收奸弊百出惟附是視係正固可以面陳其弊也如是則係長之害稍輕有身家者始肯就役而併以其暇從係正講察奸弭盜之術矣管子之作內政而寄軍令也曰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

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什即甲也伍即保也今令十家互結連坐之法其有爲九家不肯共結者保正即時驅出保外有自別保遷來側排或遠來傭食者查其本係何保牒問彼處保正果有來歷以何事出係素無過犯方許容留所行十家牌諄飭丁口或有出門者幾月得回或有遊戚到家來人大小若干一一報聞保長稽閱保正保正時用不意到門照牌查點或多或少保長不行覺察皆以違法申究於是相險隘以設防守置更擲以司眺望勤教閱以練鄉勇習射獵以明部伍既有成緒有司親驗試而行賞罰

焉保正三歲考績能者請於軍門量授職銜使益竟其功不能者免不法者督學褫革治罪而保長有能勝任無過者亦許推舉為吏久其役與在官者一體參考如約所監史例既假之以事權復臨之以利害法在必行人知自衛則奸盜無所容即有竊發者亦易獲矣抑思又有議為編十家為一甲寧有餘於十無不足於十也今寬鄉僅足十家而狹鄉人戶稀少不及數家其徵調與寬鄉等甲長循環充役不得耕種民益逃戶益少而甲長益困且一保中大姓子弟與勢家奴僕借口家門優免皆超然免於戶役之外其為甲戶當甲長者皆單

門但人而已合無査子弟非在優免例者悉應輸充不則輸助役錢以貼保長而奴僕則品官士庶宜限有定數籍其名於官聽服私役餘悉編入甲戶一體差徭亦得以少息窮民之肩也且凡投身勢家爲奴僕者類皆不軌之徒挂名藏身陰行不法盜賊竊發皆此輩爲之

衆衆保甲長悉不敢問倘先清此輩根株以窮亦弭盜之第一務也如是則戶口衆戶役均保甲法亦易以行而盜賊稍少矣

社學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大夫七十而

致仕老其鄉里爲之師春令民畢出在野冬畢入於邑春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以教之耕其入也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以教之學故曰出而負耒入而橫經大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言耕者無非士也所謂塾者施教之地即學也謂之家塾合一鄉以爲言所以別於官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使知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使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然則所謂小學大學者皆鄉學而鄉學即家塾也及至後世以庠序爲鄉學其家塾則私家各自設館以課其子弟貧家不

能延師子弟雖有俊異者往往廢學而家塾所課不過章句帖括毋論禮樂無聞即所謂書算非今亦罕有解習者矣原其父兄本意祇是苟且於時俗之學希僥倖以取功名未嘗思有用於國家也國初設有社學以教民者猶存鄉學之遺義而後遂陵夷焉今亦頗有行之者一絕固老生聚七八童子朝夕訓詁所習仍是章句帖括之學固只小學大學之事其師茫如也愚謂欲興社學必復古鄉學之教必求明習古學者以為師斥罷章句帖括使學者判童稚之歲用從容博習俟學成而後使為世俗之學並於十保之中近約所之地設為社

學可容十數人並給官田以爲社師廩餼而督學特揚
考取社師教官擇諸生德行端方素通古學年四十以
上願試社師者列名另試任於孝經小學儀禮試以一
論并問律令書算大義能者給社師劄飭以官田免其
歲考許赴鄉試諸生貧而自好未有不思爲此者則必
勉力習古學以求得當矣約正察其鄉子弟十二以上
十八以下儀狀端正資質秀敏居家孝謹語言誠實曾
讀過四書者舉於官送入社學教以孝經小學儀禮律
令書算暇則習射既熟乃命通經行文通計在學六年
方許就試有司先試以所習學業文及經義其不能通

經行文者約正推舉爲吏若學業未成或不及期而試父兄與社師同以違令罪之督學祇取社師保結不用廩生凡勢家子弟不由社學教習非社師保結者槩不許入試社學旣設或勢家子弟皆樂宴安有未能與貧人同起處者卽貧人相去甚遠有未易往還供饋者許其投書自習於家朔望到學憑師掣籤挑誦再令默錄數段講則考其音訓不誤錄則察其點畫不譌倍甚者約正並請給米膳之社師六年考成視其教成之多寡而行賞罰焉夫然則諸生皆以社師爲美職而爭學其事子弟必由社學以進取而別無他途功令畫一趨向

同風則士爭為有用之學即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亦陰寓於其中矣

舉孝弟力田議

古之取士者先德行而後材藝德行莫大於孝弟故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則以孝為德之本也至漢時有孝弟力田之舉文帝詔曰孝弟天下之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終漢之世郡國薦舉人才皆以孝廉與

賢良方正並稱二科而無方田之名蓋以方田者非習無文不可以入仕故惟以孝廉應詔然而賢良方正至則令對策以驗其所學而孝廉無對策之事蓋取其德行而非責其論議且真能孝廉者方𢿱然自愧於此舉學肯欺陳其說以表著其行誼乎至東漢左雄請令舉至者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而坐謬舉者罪於是牧守畏法莫敢輕舉亦因當時濫竽特甚往往不考實行惟事干求故假試法以杜革之然而失設科本指矣東晉初凡孝秀皆令試經至者莫敢應命多辭以疾唐太宗於諸州所舉孝廉賜坐問以政事太子問以曾參說

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於禮部貢院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多至數百人詔問不稱悉令隸兵號告求免詔劾官司濫舉之罪由是觀之豈惟力田者不勝仕宦所謂孝弟者大抵皆固陋下士不能以文藝進身者故貪祿州郡以應詔舉本欲求拔萃之士而反得下劣之流豈怪乎行之輒廢罷也然則孝弟之舉遂不可復乎愚以爲必宜捐力田而後所舉者足信也夫敦風俗莫如尊孝弟厲務本莫如崇力田二者皆治理之大要然以此名設科取士則力田者皆紈袴之子而孝弟皆奸詐之徒矣名之所在舉世奔趨或賄賂以圖之或詐僞以圖

之大抵然也今誠詔鄉舉孝弟不由力田者不得與雖單門素族目不識丁終歲勤動但有實行可紀為鄉里所共知者即行舉聞至於士族賢者自有薦舉之典不必由此科出身使人知孝弟之美非力田者皆可官又使人知力田之勤必孝弟乃得舉則風俗益以惇本務益以重矣往成周時士農不分所謂力田者皆農士也舉力田孝弟即舉孝弟之士也後時士農判然士之不能耕猶農之不能仕也吾欲任之必度其事之所習性之所近而後足以副吾舉之之意則莫如先授以司農恭職之衙使治農田水利倉場之事俟有成績即授正

員以至於列卿又何靳為彼更歷既久智慧日增左右親交必多文學之人朝夕講究如今之行伍起家而致身大將者何嘗識字往往通達事體卒為名臣季路所云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哉

舉吏議

今天下政事之弊民生之困其壞於有司者十之三壞於吏胥者十之七有司非有吏胥為之腹心亦不能壞京師根本之地四方津要之司皆此輩盤據其中挾其要領當事拱手惟所提弄其有營謀干求者必先之吏而後之官吏不先則下不能遂所求而上亦不能售所

欲有賢者痛懲其弊思有以汰之則百務叢脞滋蔽多端遂至一切頹廢不行不得已而復用之用之其弊益甚雖以朝廷之清明百執事之勤敏而此輩弊不能除天下何由而治也夫此輩豈盡不肖哉蓋由上之資格有以限之使爭出於不肖也今之所謂吏古之所爲掾也今之所爲吏古之所爲史也皆以刀筆進身故統謂吏西漢之時以文學與吏術兩途取人未嘗偏有輕重一時吏治赫然稱爲極盛而賢者往往亦出其中如丙吉魏勝尹翁歸之流皆以吏起家吏豈必遜於儒也故當時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爲恧則

吏與儒未有大分至東漢始別流品然亦未嘗廢試吏之途士人未遇無所知名雖郡吏亦屑爲之以致身通顯自是之後雖有品秩漸爲卑冗而唐劉晏爲度支使凡勾檢出納雖至纖細必委之士類吏但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謂士陷贓賄則終身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審晏此語固知吏之非生而貪汚者由上之資格有以致之使然也今欲去吏之弊則莫如重吏清其途而不限其所進夫漢吏之所以得入者鄉里有推擧之科朝廷有試吏之典今之爲吏者皆不知其所自來但以賄

得之至於要途猶缺占以爲窩有同金穴上下承接其直多至數千金有數人共一窩者非買窩不能進身其所以謀進者謀作弊也其號爲老吏能奔走海內士大夫爲世俗所豔羨者善作弊也一善作弊之吏大則薄視卿尹小則鄙斥守令權之所在故也權者非他弊而已朝廷雖限之以位而此輩竊有其權不爭位而爭權亡怪其專以作弊爲職也愚以爲宜盡革從前賄進買窩之例而悉由鄉舉其德行才藝亦既推擇於鄉里矣乃郡設一官專司課試察舉之任而統之以臬司其試於律法算術文移外能文者試以孝經小學儀禮大義

一條有弓藝者試騎射合式然後補吏視其等第分充郡邑各曹又每歲一試優者籍其名上諸臬司凡地方各衙門吏缺須移文臬司轉行各郡取用三歲則各衙門察舉其在官優者於臬司合試之而取其最者咨送都察院以憑分補在京大小各職司吏謂之貢吏有懸脩不就貢者懲革在京專設御史一員以司檢察察廉爲首能次之而重懲其貪廉能者滿三載以貢吏名色同士流一體選用遷陞餘授雜職而罷三考之例凡不由鄉舉吏者雖卑秩不得冒濫如是則郡國之吏爭自勉以期貢而吏於京府者亦爭濯磨以望入清流也或

曰舊吏一日不革則其弊一日不除一人猶存則其黨線索不絕更務繁劇新補者無由授受安所從習乎愚請除現在舞文積蠹不赦外餘者分別懲革其稍能守法無大過者悉與雜職一官盡刻其名俟新舊交代凡當代典例前後原委須爲新補者細與講明視其既習足以治事然後有官者給憑到任有罪者量減一等若一事故誤追而治之夫彼所委曲難盡者弊端也若夫吏事則貢自郡國者已久習之亦豈難速達乎國初擢吏有至九卿祭酒御史者猶漢法也今遵行祖制而略倣漢代舉吏試吏之法既以除吏之弊而復足以收吏

之用則亦何惡而不爲乎

練鄉勇議

保甲之法旣行所以緝奸慝防盜賊以衛地方則鄉勇不可不練也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用鄉軌連里之法以治其民而陰行部署以整其軍旅大略卽依周制而稍變之以從民便使民相安而使鄰國不覺不數年教令旣成一出而爲霸於天下卽今保甲之法猶其遺義也宋時王安石行保甲法有保長大保長都保長之相轄有十家五十家十大保之相維農隙則令肄習武備有司期日於要便村坊比試分等免役亦未嘗不做管

子內政而變通以行之也民人嗟怨海內騷然此非其法實然行之者使然也且其意本欲練習鄉民以備征戰民以上之將盡籍我為兵也毋怪其不樂從矣司馬公條其為民害者非一謂其不俟農隙每時五日一教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係長以泥棚除草為名日聚於教場得賂則縱去不則留之使收穫耕種之時盡廢且其所籍之兵太多教練之法太繁若使之備盜賊衛鄉里何用如此之多若以之當大敵猶驅羊而戰狼也則當時法之行之不善槩可見矣夫以立法之意既為民所懼行法之弊又適為民害毋怪乎役之指

為虐政而論治者以保甲為戒也若如愚議則官不勞民不擾民自為民而即民是兵官不教練而民自願練則惟各保正之得其人也夫鄉民之欲習拳勇技藝以防身者不獨狡儈者好之即椎魯者亦好之矣不獨子弟願為之即父兄亦不禁其為之矣吾所設之保正既足以為教師又與保丁時時親習無有勢分之太殊毋農隙無事聚壯有力者而教以己藝不費一錢未有不樂從者也相距甚近演習自便無所為煩擾也其初槩教以藥弩火器為防守之具再教以雜藝以冬月收穫已畢春正月東作未興此兩時合十保行田獵之禮每

田三日爲期先一日比試擇其能者以從次日聚衆操演分爲隊伍各立之長辨以旗幟節以金鼓教以進退坐作之方一切以軍法部署之逃者有罰演習既熟次日始田田所以爲名也管子內政其軍令使鄰國不覺今之保甲其軍法亦使民不覺而已田畢各取所獲合酒爲衆人亦有樂之而不益習者也習成請有司下保而試驗行賞尤能者給以鄉勇名目免其雜役尤能者給以民壯名目籍其名於保正然後合試現在隸卒一以其法不能者盡革而取新籍者充補保正時時教習則鄉勇民衆有司每歲校試則民壯日增而又益加練

焉如神其術教習青澗之法多方以鼓勵之無事輸班入直有警召集守城給以工食又何取客兵防守糜餉我先朝王文成破寧濠未嘗調募只用各縣機兵而師以郡縣有司遂以成功夫機兵非即民壯乎固在善用之亦在久練之耳然則鄉勇之練不惟足以衛鄉亦足以守城練之既久使人有利無患將人自習戰家自習守鄉城所在皆精兵矣又何必以兵名也

官田議

古者公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者皆分田賦祿未有用其身而不給其食者也後世田不屬官而稅盡輸國

故一切俸祿皆取給於國遇國家有故所入亦不足以供所出於是減俸以給國用而有省扣之例至於今省扣滿矣而官吏貪益甚說者謂上無以養廉毋怪其虐取於下賄賂成風雖嚴刑懲之不能禁也夫欲施嚴刑必先制厚祿國課不足以供祿其必廣置祿田乎夫祿田猶之乎爲官田也官田自宋賈似道行之虐徧東南然其說始於太宗時何承矩營田之議承矩既有成效矣至道間陳靖復上疏民墾田之法廟議舉行公私便甾卒爲庸人所沮而止賈似道括買官田以給國用以致東南失固有非官田之弊買官田之弊也承矩所言不

過順安軍一帶因曠土興水利以開稻田漢魏故事可遵也陳靖所言近畿之地民逃田荒寬租稅募遊惰以誘之耕墾略倣古井田制也非有買民田以為官田者買之自官其與奪之於民者無以異矣其害載諸宋史固非一端若今之甚為官田者所在而有正不必買但在上之人虛心以詳究之用之得人而行之得法弊亦何自而生乎大約中原田多而農寡其法在於集耕衆東南農多而田寡其法在於清閑田中原經賊亂以來逃亡死喪不知凡幾膏腴沃壤盡化榛蕪官誠召號之使復其業而免其稅而終不至者盡收其田入官不知

幾千萬頃矣於是分爲營田祿田二項營田給諸將以兵耕而供軍餉祿田專設官吏理之募民墾耕以賦官祿若應募者少則如古法徙罪人以往而益嚴遊手賭博之禁犯者必徙毋赦夫賭博者盜賊之根源而頑民之首惡也究其所至罪在必誅徙而之農固屬寬政令者此輩十室而九倘法在必行則耕者不勝其衆矣至於處置得宜約束有方則在官吏之得人給牛種營屋室授田器又在當事之善爲區畫耳東南土狹人衆田有主而耕有佃而勤農受田往往不足於耕則田之荒者少矣然而逋稅積久計所有不足以償逋而逃亡者

有之或田多賦重頻遭荒歉追比莫償久困刑獄累及家族甘心送人而無人受者比比而是倘官收其田而悉蠲其逋猶更生之也若夫江淮海濱常有沙渚突生廣袤數里居然沃野豪家賄通有司占爲良田久不起科欺隱之罪縱不追論倘盡行清理以充官田豈爲虐乎國初凡腹內衛所有閒地分軍立屯歲久軍情有屯田之名而實無其事管屯者未嘗一巡阡陌往往平疇沃壤盡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經歲賠糧而不知屯田之所在者今按籍清查爲屯軍所棄而爲朝廷所收不亦可乎至於閩越之間僧田不應差徭者亡慮數十

萬畝號爲常住田所以供十方參學之衆也僧衆旣散
常住久毀香火僧據其田以爲子孫之資或爲豪民討
奪或輕齎與鄰右其歷來簿籍皆可按比里冊皆可稽
也夫參學之徒分衛托盋本是佛制常住何取有田而
況不爲常住乎收爲官田誰曰不宜由是推之則東南
官田亦自不乏特在清理之人公平寛靜刋核册頒
授不半年盡知所入之田足以供所賦之祿必有餘矣
諸如此類田不必定在一區亦不限以多寡隨其田之
所在別爲祿田以本處約正保正司之俾召民佃或即
見耕者留之照舊額減十之二而耕者爭趨矣有司一

勿預惟設一勸農吏擇鄉衆勤幹忠實習農事者爲之
學司檢察其勤者雖厚獲必量蠲之以示勸惰者雖折
收必盡征之以示懲而耕者益力矣近田鄉保置倉廩
以儲之收畢吏與會計登簿上諸縣縣總計之以上諸
郡郡又總計之以上諸藩司而聽藩司賦祿焉有羸餘
者存爲常平倉本嚴敕有司不許那移別用自勸農吏
以外不許胥吏一人干涉違者並罪之如此通行似亦
無害於民而有利於國而凡有職役者皆有祿然後可
以責其廉而禁其貪也

常平倉議

恩嘗讀甫田之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鄭康成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貸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豐年之法如此宋謝枋得曰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者耳言歲有荒而民無荒也觀其求章云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夫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在官者業已分田賦祿則此倉箱者皆為農夫以備春秋補助之用雖無年猶有年也寧不足慶乎然在當時謂之補助明是有出而無入未嘗責其償也鄭氏賒貸取息之說疎矣左傳

稱齊陳氏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之以收人心則春秋時業有賒貸而取贏之事後世言利之臣遂專以此法取息於民以資國用而民乃大困青苗錢之害所由來也漢唐以來間有發倉廩以賑荒者矣未聞有春補而秋助者周時兵民不分未有無事坐食之兵後世兵民既分兵餘於官凡此倉廩大半皆軍儲也而有出無入補助寧可繼乎至若賑恤之政所及無幾每遇凶饑有司不肖者不以上聞既聞之矣比及報可文移往復動需時月民之轉死溝壑久矣而且監臨胥吏相與侵漁少有霑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鄉村老

弱豈能俯伏數百里以就乞龠合之米哉三代之後莫善於耿壽昌常平倉法也無損於上而有益於下饑年百姓陰受其濟而不必有賑卹之名其法祖於魏之李悝李悝之言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謹視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糴三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漢宣帝時歲屢豐穀大賤壽昌乃本其義奏請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糶常平倉所由名也然至東漢明帝時纔
百餘年劉般極言常平之弊由豪右因緣爲姦而小民
不得其平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
義倉隨其所得貯之委社司檢校收積饑歲出此穀賑
給唐目爲社倉畝稅二升商賈無田者分爲九等戸出
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隋唐之制官無糴本使民自輸
積隋猶勸民爲之唐則以爲功令而猶假以給他費是
於常稅外又增一稅矣便民云乎哉宋神宗嘗發諸路
封樁以爲常平倉本王安石變常平倉本爲青苗錢制
給斂出息之法司馬光力言其害言常平之法公私兩

利此三代之良法也而後至於弊者因州縣欲常平糴本遇豐歲無錢收糴亦有官吏厭糶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實價信憑牙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收成之時農人情需速糶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比糴既盈方始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糶只得賤價官糴常用貴價又有官吏欲趁時收糴縣申州州申各司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此乃法由人壞非法之不善也司馬公之說較到般詳矣而金華社倉記云王氏青苗立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是以終不能行故朱子於其鄉建立社倉請本鄉士居朝奉郎某某其任收放其法簡易大便於民可通行也愚觀今日欲救百姓之困莫急於復常平而復常平之法使無弊者有三議焉其一察本地富貴鄉紳素為鄉民信服者有司以名申於上數請委任召集約保隨其鄉田地之廣狹人戶之多寡公同量給糴本若干登記在冊增糴減糶一依時價為準糴足糶盡皆以報紳其中委曲收放紳任其事官不與聞歲終會計出入贏絀之數籍諸官胥吏不得關預經費不得挪移如是

則糴本可常存也其一做隋唐社立倉之法於鄉而不
於城約保酌其糶糴之近便而人煙輳集者爲之不但
一倉亦不必在一處也其一則因以行補助之政穀價
既平人不乏食當春耕時不許假貸社倉粟必須久儲
以防夏季之踊貴也至於禾苗盈野青黃未接時有空
乏之憂則又如朱子法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
償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不數年倉粟
五倍於前以後不復收息止每石收耗米三升粟倍之
夫貴糴賤糶減增不過一二分之間即有損折此亦足
以補之矣此在約保能倩其人之不負察其田之足償

斯不至虧糴也而愚又謂義倉亦可相輔以行愚所謂義倉非若隋之勸民立社而爲官賑飢也非若唐之計畝輸倉而後假他發也當豐稔之年勸諭富戶各自置倉鄉保驗實一如常平之法貴糴賤糶聽自出納官吏不問亦不借以賑飢但取其能平穀價而已其貸息取息亦憑約保如常平例計各倉出入多寡報聞有司有司分別旌獎在彼人無所損而有義名亦足勸也說者以國用空虛糴本不貲何從取辦愚觀漢世有入粟授爵以貲爲郎之令國初亦有納粟入監之例暫一行之事罷即已官取章服以榮其身上惟優免以異於民不

混淆流仕進之途未為不可又觀唐宋每有興作經費
不足有司每請度牒告身以濟工費夫告身名器而賤
用之有以高品告身易一醉而不得者誠可笑也本朝
士大夫誥命須考滿甫給或有現任守令期所考滿而
父母老病恐有不逮先期請給樂輸常平以速榮其親
一以助國施一以慰孝思也不亦可乎自佛入中國游
惰奸宄盡逃於僧今天下僧尼幾百餘萬戶口為之耗
少誠宜一切禁止唐宋及國制皆須給牒方許剃頭故
度牒可以利用今則人自剃頭千僧未有一牒也倘嚴
懲僧剃司備行查勘凡無牒者除五十以上年老有道

者豈免此外槩令納價給牒不納者悉令爲民當差至於婦女出家爲尼尤傷風俗不論老少皆須有牒輸價倍僧以困之使自遠歸反俗此後凡僧尼有不請牒而私自剃度者本人及師皆以重罪罪之此固國家政化之所關非欲借此搜括以濟國用然國用之濟莫有大於此者矣夫以此輩不耕而食逃避差徭爲四民之蠹久矣以絕無脩行坐受吾民之供養出其纖毫爲救濟吾民之良法準以因果之說亦兩利也

惟酌議

愚按征榷之政三代未嘗有也至漢世欲崇本抑末惡

商賈之不事作苦而擅天下之厚利於是為關市之征以重困之而取所入以助國計而後以征榷遂為歷代之經制矣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所在關使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牓商稅則例於關門毋得擅改更有增損及創收者罪朝因之守為家法高宗南渡猶慮津會稅網太密減并一百三十餘處然其開會吏並緣苛取百出或私立稅場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空舟一切有稅過士大夫行李搜囊發篋目以興販小民墟集之場貿易瑣細器物指為漏稅輒加以罪榷務所在爭指為大小法場

則是朝廷設關本有常額苛暴之政皆由關使亦非關使自爲之也爲之吏卒者導官爲之其計日從其法日密其貪日甚其虐日淡以官爲名而大半肥已故其弊遂至此極也然則今日之弊可勝舉乎國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今增者幾矣以宋商之瘠猶慮稅網太密輒行減并今反日求其增豈上意哉且增者徒有利於官而無益於國總而計之或反虧國課也夫商賈操奇羸以取利四方必計豈在官吏之下闕太密則必有逃稅之地與逃稅之法豈無重費然必有倍減於過關者而後爲之此皆吏與商賈通同

所爲而官不知也於是關愈密稅愈重而船愈少課愈
虧課虧則官所獲薄而益肆其貪而吏胥益飽亦何苦
爲之哉往時征船者不征商而船之鈔皆出於商增船
鈔即以增商稅也設關既密商寧堪此數增哉且如征
船之法亡論船有載無載朝下夕上見船即輸滿料人
雖至愚寧肯獨空船而輸滿載之稅所以過關輒經歲
不返關上之商又以無船久滯下候載而上候船約計
兩年纔得一年之稅名爲增而實減也夫船取其上下
之速商取其往來之多使月日過船通商雖日計爲減
而歲計之則增也倘遵依祖制量裁新設而統計近年

以來所收船鈔商稅亦依宋祖灑派各關關截商稅則例病示關前曉諭商人務足積課關雖廢而課不虧彼商人稅鈔稍增而少幾處關門之守候需索費正相等則樂輸恐後矣至於吏胥之積弊非得至廉之關使以身率先則陋規必不能革弊端必不能清也而今衙資出使者視爲金穴方百計圖之而望其處脂膏而不潤寧有人哉合無取現在行取之知縣候考選在京者且與差遣滿一年弊政清而國課足免其考試即授臺省彼清華在望寧肯以有限之貨賂而易其無窮之功名哉至於鹽鐵始於管子之治齊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

唐雖非王政而歷代行之國計以賴今鹽茶稅知故而酒酤獨免愚以爲酒之有害於天下大矣上之荒淫失國下之喪身破產風俗之敗壞盜賊之羣聚皆由於酒故周官有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者掌其酤賣謹者節其所用除祭祀賓客養老三者外不得用酒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猶周法也漢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則五日外有禁可知古帝王所以禁酒者決知酒之害也若賈誼所云酒醪以糜米穀有害於農民此猶其大略也然則酒之有禁自古有然至於後世無禁而榷之

榷之則必禁私釀而飲之者少矣寓禁於榷而國家因以收利是征科中之有益於國而無損於民者也至唐宋立法酤刹多與鹽等德宗憲宗皆官自置店酤酒收利以助軍需並置榷麴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酒務以釀縣鎮鄉閭許民釀而定其歲課民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處以極刑以下論罪有差法綦嚴矣故宋時酒課之厚殆過於鹽初猶藏之州縣已而入爲上供而歲有增添至爲七色酒錢然官自釀酒酤事至猥瑣至於糟截之細皆以使者提舉殊傷國體固不如依行鹽之法召商給引使之

分地置賣而官坐收其利也夫民之私醸無從禁也惜有禁麴而民私自造麴其爲法也到處不同而皆可以醸令惟先嚴私造麴藥之禁官頒麴式每郡置一麴務計麴若干得酒若干酒分上中下三色分別定課每一引以麴計酒計酒輸課商人納錢藩司給引赴所分州郡麴務照引發麴聽其分散鄉鎮置店轉酤專設巡捕緝察如捕私鹽之法麴禁嚴則酤利專而國課日增行之既久可以收唐宋榷酤之利而不貽官店賣酒之譏也今當事不言興利則已如欲興之則榷酤之法亦濟國用之一端乎

錢鈔議

自太公立九府圜法錢鑄錢爲幣以利民用萬世遵之後世或廢而用穀與帛奸僞百出民情不便復議用錢然歷朝每更鑄錢行之未久輒廢則由輕重之不得其宜也夫錢重則難用錢輕則盜鑄者衆而私錢多私錢多則官錢滯而不行齊高帝時孔覬上書言人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務欲令輕而數多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是故國家鑄錢惟令錢重費工則盜鑄者

息矣何則盜鑄之罪大而所獲之利微也是則錢法之壞非盜鑄者能壞之也由司鑄者以錢重則少而利薄乃輕之以取多蓋先自壞之而盜者因而壞之也夫其輕以取多由銅之難得也則莫如禁銅禁銅之說賈誼言之異矣唐劉秩尤詳焉秩謂錢鑄而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之貴由采用者衆矣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之銅無所用而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且銅不布下盜亦無因而鑄也今誠詔各路州郡悉收銅器入官而如其直酬之凡民間器用以錫代銅而設銅捕之令以私鑄之罪罪藏銅以首

私鑄之賞賞首藏銅不半年而銅盡歸於上矣銅既廢收則照萬曆錢每文重一錢輪郭肉好磨鑢盡工定以一緡重若干用錢者數而稱之又如隋文帝付錢樣於四路關口掛樣相似然後許行不合者壞以爲銅州縣搽俸如是則錢法一私錢不禁而自止矣愚又聞廟議方講求行鈔之法四方惶惑然知其必不能行也夫鈔本諸唐宋以來之錢引所以收錢者錢猶母也鈔猶子也馬端臨曰古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

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然吾觀交子會子猶今之會票彼此俱有現錢遠難齎致以交會互通之納錢於此而取錢於彼耳若後之鈔則不必有錢以交會而直用交會以爲錢夫鈔止方寸腐敗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則百命千則千而欲恐民以爲之寶衣食皆取資焉惟其能上行者也蓋必官司喜於收受民心不疑自可轉易通流增長價例然楮久則敗於是限年爲界界滿則易謂之稱提迨後稱提益急荐界未滿新鈔已

頒商賈所藏一旦廢棄無用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大困而有司又以出鈔爲利入鈔爲諱鈔不上行徒以愚民而已此鈔法之所由壞也然吾觀宋元以及國初鈔雖屢滯而猶能設法以行至於今雖嚴刑峻法萬萬不能行者亡他則以往代不用白金而今專以爲幣也夫鈔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輕齎可到故商賈雖知楮無用而便之今銀既足寶而復可輕齎以之代楮不更便乎永樂間因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犯者準奸惡論蓋不禁銀則不能行鈔而銀終不能禁則鈔亦終不行矣夫白金古

不經見漢武帝始造白金以爲中幣民弗寶用而罷宋
時發帑銀散各軍州以易錢河東轉運使歐陽修請減
免一半景德間敕各關每銀一兩納稅錢四十文當時
不以白金使用可知迄國朝嘉靖末年錢法大壞止勿
鑄錢公費惟用白銀銀之寶用幾百餘年卽禁之寧不
可乎縱不可禁當立法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鈔一
貫直錢一千而銀以五十兩爲錠三者相權而行零用
則錢整用則鈔滿五十兩始用銀錢多折鈔鈔多折銀
而碎銀以代錢鈔之用者罪之有司徵收民撒亦以是
爲則至於關津本色鈔關祖制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

十之七未有徵銀之例於各關專設一鈔務以俟商至用銀買鈔輸官銀鈔循環亦朝三暮四之術但務在鈔之轉易不窮而商人交納亦免吏胥之爭銀色較錙銖固所便也鹽課亦然如此則鈔庶可行乎愚故曰錢法惟在禁銅鈔法惟在禁銀禁銅人以為迂談禁銀則世以為怪論然不如此恐終不能行也時方議行鈔故及之

田間文集卷第八

說

義士說

士君子不幸丁改革之際君亡與亡其大義也則有爲之說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君旣死社稷矣而死者婁婁則又曰立於朝者死可也在野之臣不仕而已誰非臣子而盡責之死乎夫不能死而且臣於異姓者固皆別論矣其於不死亦不仕苟全性命此一庸懦人耳無足道者而有一介之士身未膺一命之榮鬱[illegible]閉[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求以死者矣有從容絕救以死者矣有棄其

妻子枯槁嚴穴或逃諸方外飢困流離以死者矣是亦不可以已矣乎嗚呼是皆聞伯夷之風而興者也所謂義士也伯夷本孤竹世子既已讓國居然匹夫矣且避紂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不善紂也甚矣逆武王伐紂伯夷於師前叩馬而諫其志本以求死也左右欲兵之固夷志也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於是不得死乃餓於首陽之下而死焉其與死於兵何以異哉太公特不欲周有殺義士之名耳夫伯夷既已千古矣後之守義者如漢之薛方蔣詡東漢之管寧晉之陶潛之類亦惟心伯夷之心固不必爲伯夷之所爲也即以孔子

論之亦不爲伯夷之所爲也於何知之於孔子之稱微
箕知之孔子稱伯夷求仁而曰殷有三仁夫伯夷與比
干皆以死成仁同稱可也若微子白馬賓王固已爲周
之臣矣卽箕子釋囚而授洪範來朝而歌麥秀豈伯夷
之所忍聞哉而皆以爲仁不惟無異於比干并無悪於
伯夷也則孔子之所謂仁者本其心後人之所爲義者
論其迹也辟方居家教授郭欽蔣詡歸鄉里臥不出戸
管寧終身稱漢處士陶潛紀年惟書甲子豈務名哉益
於心有不得不然者夫不得不然之心卽仁也以之著
於倫紀則義也後之希伯夷者亦惟寧與潛等庶幾近

之乎而世有慕子房之義者夫子房以絕人之智勇竭
五世相韓之貲力僅奮博浪之一椎誤中副車幾且不
免況其他乎古今來於宗國覆亡之後而以義兵重復
者惟夏遺臣靡而已若劉裕雖滅桓玄復晉室而卒以
自爲不足術也其舉事敗者比比而是宋文丞相百折
不回其最著者也至於漢翟義之討王莽唐徐敬業之
討武曌皆世受國恩義不容已雖覆宗湛族固所不惜
然皆公卿世家勢位富厚之士自度其氣力足以一戰
非草莽一介之士所能爲也今以烏合爲衆以盜賊爲
興軍無現貲皆仰諸富室之輸助不給則掠斂之事起

矣以義始以不義終見敵則鳥獸散株連宗戚遺毒鄉里至使村市爲墟身死妻子爲僇固其所矣無一分之益而有萬分之害徒足以絕故國之思而堅從新之志以是爲義不如其已也夫士固有士之義也士之義關伯夷之風而死者吾猶以爲過之若子房之事何其不自揣也雖然吾亦爲爲士者論也

假借說

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猶言借也蓋指齊桓之尊周室晉文之納天子皆借是以令諸侯而服天下也自三代以後取天下者皆竊用其術未有初無所假而

天下一旦心服而從之者也若夫湯未伐桀會諸侯於景山爰有與亳之命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蓋湯武功德於未舉事之先諸侯推戴久矣天命人心方且辭之而不可得而又何假焉自非湯武其能然乎而陳勝者因亡秦之暴虐人心之思亂揭竿而起不能求立六國後以號召天下纔得數郡遽自稱王以是勝遣諸將略地所至亦各自稱王由其無共主於上彼此等夷不相臣服故各為所欲為耳勝王不數月而敗其勢然也項梁立懷王孫心為義帝以係人望可謂審於大勢者矣而義帝能收梁軍拔宋義為上將位

籍上其人亦非凡才遣諸將入關約先入關者王之秦既破亡項籍使請命於帝曰如約居然渙汗不反籍雖終負約然當時不能不請命者誠以諸將之心隱然凜一共主不請命則無以服諸將之心使籍能始終翼戴假之以約束諸將即漢高誰能爭者而籍不知此無用之爲有用也乃以私憤廢而弑之反使漢高因之以爲羽罪實三軍縞素爲之發喪凡項氏所假之虛名轉爲漢有而天下諸侯之心轉爲漢收是此虛名者漢高於其死後猶得假之以濟事也雖楚漢成敗不盡由此然其取天下之勢之順逆固有然矣春陵兵起奉更始以

爲名光武因之以收河北劉福通奉韓林兒爲宋主明太祖因之以定江東雖終不奉而始事之初則固必假之以號召天下之人心也至於篡逆之臣假其王之爵賞刑威牢籠士大夫以潛移其國祚如王莽楊堅之流則又齊桓晉文之罪人矣且如唐河北藩鎮子孫相傳數十年其土地不歸版圖者百姓不知有天子久矣然且旌節必請諸天子而後足以服其下不則卽有弒奪之禍何則上下相制者名耳上出令而輕假人以名者亂之媒也下舉事而不假請上以爲名者亡之道也名之不假一切可以自爲效尤而起又何忌焉是故古今

之亂臣未有如李希烈之愚妄者也其地去畿輔不遠希烈受命於朝廷乃自儗諸河北合從諸藩遽自稱帝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亡矣夫藩鎮本皆好亂之人初希烈與之約結未有不欣然聽從者迨既稱帝而諸鎮心變矣向者皆與國也希烈稱帝而向爲與國者應自稱臣彼固以爲同是叛臣豈有舍累葉天子不臣而臣叛臣者哉其不心服而敗乃成者勢必然矣而希烈者方自以爲得諸侯之助王室孤弱帝自我稱誰能禁之是不惟不講於桓文之道亦未知所以爲篡逆之謀也愚已甚矣然則後有欲爲希烈之所爲者雖是覆轍其

愚不更甚乎

余不遠字說

聖人蘭易至坤復之交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益深喜陽之復也然復之繫辭曰七日來復至繫初九之爻詞則曰不遠復此復初之九卽剝上之九也歷坤之六陰至於此而一陽始見以數數之得七謂其爲陽也故稱日焉曰七日來復幸之也今夫一日無陽則天地幾乎息矣而需之七日乎夫七日無陽猶世界之七日無君人之七日不汗而尚有世界與人哉初九之不遠何以稱焉且夫剝之上惟九也故曰碩果不食至於坤而

純六無九則所爲碩果者食矣乃於復而再生乎夫人之死而復生必有未嘗死者也死則不生矣木之枯而復榮必有未嘗枯者也枯則不榮矣吾嘗默察坤復之理而知剝之陽未嘗絕於坤也蓋一陽不勝其摧折造物者惜之而護之密於是乎腹於坤焉使之深根固藏以至於復而始見故坤者十月之卦也而十月爲陽月義可識矣繼歲余生名復字子遠余爲改字不遠生之言曰復之不遠吾既已知之矣而吾以爲猶遠也蓋欲剛之反者切也是生祇知陽之見於復而不知陽之腹於坤也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言一陽之初動未嘗言初生也若必至
子半而陽始生則子半以前陽氣既盡生機之絶久矣
復於何有由是言之則坤之後有復即來其不遠者尚
不得而遠云乎哉以人事論之當祖龍肆虐之秋芒碭
已有真人矣於煬帝窮奢之日太原已有王氣矣夫沛
公與州將之晦迹於秦隋坤之事也及至受命爲漢唐
之高祖復之事也不特此也呂氏擅漢平勃韜光武曌
改唐梁公屈節當是時豈知平勃梁公之爲碩果哉然
所以安劉反唐者即在於不知其爲碩果之頃惟其藏
身深密故不爲陰邪所害亦天之有以默默保全之雖

欲害之亦不可得也猶之陽之危於剝而決不絕於坤也迨至復而始幸其來見已晚矣夫以復之陽自剝而來洵可爲遠君知夫坤猶陽也而果遠乎哉吾以不遠字生又何疑焉

與雲間張寄亭論李杜詩說

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終唐之世李與杜並尊至元明少加軒輊自宋以來學者亡慮皆以杜爲法而言李者寡矣在當時杜之氣往往爲李所奪其贈李諸詩或至不能成語則以李才非杜所可及而杜惟以學力勝之千載而下李遂不能與杜爭若夫文章之

光皆李得諸天生搖筆即出正如明月之珠出海逸已照乘杜則經百鍊而得者也干將之劍精光愈久愈新任其沉埋其氣直上燭牛斗之間此其淺深遠近蓋有不可同日而論者然而兩公各有其長也李譏杜作詩太苦杜亦諷李曰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李之不細由其不能苦耳然吾觀杜之好苦吟而欲與李細論者皆在律詩其曰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蓋窮幽造險其必有極不易穩之句而忽得穩非今之但協律叶韻之為穩也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一句而有數折一字足當數轉中無不盡之義而外無可見之痕故律之

細古今惟子美獨也太白之詩特妙於古風絕句諸體律體非其所長其律有通篇不對似古詩者本是古詩而與律協人乃入之律詩中耳既非排偶寧可以律名哉至於歌行之妙自可獨步千古起不知所以起結不知所以結轉不知所以轉意思不知所自來章法不知所自本一聽其才之所為而已不與故其詩皆不經思索而得賀監謂之謫仙人是矣今試誦太白所作其人豈能苦於吟而肯細於律者哉宋以來言詩者皆尚律體故宜其以杜為宗師也雲間張伯子為律詩每一題輒數十首立就藻思奔赴愈出愈奇巧其縱華直抒白

然合律直覺太白無法子美無才而吾終欲進之以苦吟也夫子美亦有一題而數首以至數十首者其所爲吟之苦律之細者固不在於是而在於其一首之中也子能以數十首之才思屈而就一首之律使數十首意無不盡吾知其吟不期苦而自苦矣雲間前輩詩亦多苦吟然琢鍊太過鋒鋭俱盡有光無燄自謂至矣然子美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太白亦欲以驚人句搔首問天大抵驚人處卽是光燄所在然則苦吟之功固有在此不在彼者吟久當自知之

詩說贈魏丹石

詩也者文事中之最精者也凡文字中數百十言所不能盡者詩以一句盡之一句中常有數轉凡文字須數百十言轉者詩惟以一字轉故其事至難而其法甚巧自古昔所傳墳典丘索大抵皆詩體也爲詩者有天事焉有人事焉若夫性情氣韻聲調之間皆天之爲也不可強也至於謀篇造句則人事之所由盡矣夫篇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起結開合變化無端頓挫抑揚自然而來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不可以有意爲也惟造句則心欲細而功欲苦是以詩貴於苦吟也苦吟無他情事必求其真詞義必切其確而所爭祇在一

字之間此一字確矣而不典典矣而不顯顯矣而不響皆非吾意之所許也於是慘澹經營索之久而不得而置之而此一字忽然現前乃真不可易矣然非讀書研理體物盡變者求此一字終不可得何則無其本也賈閬仙有云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杜少陵亦云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所謂安與穩者豈不在此一字乎求之甚難得之乃足快耳不然今之稱能詩者援筆輒就叶者其律押者其韻亦何有字之不安句之不穩而古人必求之如此其難哉魏子丹石好道而耽吟從事於詩者有年吾更欲勉而進之共在皆吟乎夫丹石之

詩亦既安而穩矣惟苦吟而後知安者有不安穩者終未穩也吟不苦則不能自見其弊亦不能自生其巧然吾之進丹石更有在於苦吟之先者則本之說矣丹石爲吾友青城猶子謬以余知詩出近稿就余求益余感其至誠輒恃通家之誼率意點定復作是說以貽之凡余生平學詩之少有得者盡諸此矣丹石亦信之乎

陳官儀詩說

吾學詩五十年矣其前此十餘年皆以才情氣調爲時所稱自後四十年身廢無事益專志於此見三唐近體詩之苦辭造句淘汰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詩成名求

有不由苦吟而得者也是故古人有十年始成一句或一生僅得一句句稱絕唱其工只在一字之間此一字無他奇恰好而已詩既成持以示人卽人人皆如其意之所欲出所謂一字者現成在前然非讀書窮理求此一字終不可得蓋理不徹則語不能入情學不富則詞不能給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難也故吾四十年來砣於經史之學不倦者非以爲詩而詩亦因有資焉頗生官餞稱詩久矣才情氣調迥出時流吾嘗勉以苦吟覽其近作用意造語皆非率然而就但其意之欲然筆未能然惟無以給之也所爭一字耳既入情矣而詞或

不典典矣而義不朗朗矣而調不高楼濟經營雖以拔天之才終不能不窘於此一字也官儀亦覺其苦亦知其故乎請更以吾說從事力學深思自有詩成恰好之一日也官儀從余問詩故屢以吾學告之

地獄說

寧都魏凝叔江右學儒者也謂佛氏地獄之說其旨不悖於聖人其言曰三代以上禮明刑平君相治於上百姓安於下故鬼神無所專賞罰及夫世衰刑賞不當人心鬱而不平有惡極罪重考終以死又或一死不足以償罪於是幽冥設地獄使備嘗其苦千請賄賂無所謀

孝子慈孫不能代以極其惡報而後已於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之以名也而即有不顧名者方且謂不能流芳亦當遺臭則名之之說窮矣是故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魏子之說蓋感憤於世間刑賞之不平馴致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不得已望諸地獄以紓此憤耳而世有執生殺之柄以制數千里之命而其所以示天下者舍法令不言亦引閻羅天子之威嚴以懼之而使爲善及約束羣吏亦誓之以鬼神果報之事其意甚厚然而失政體矣夫閻羅天子之威權不重於督府也犴狴之

拘囚鞭笞之狼藉刀鋸之斬截其慘痛不減於地獄也刑誅者現在必然之法也地獄者死後不可知之事也不懼之以現在必然之法而懼之以死後不可知之事其誰聽之民之犯法者但得緩數日之刑猶且悅之況緩之以至於身死之後後雖苦更有甚於死者固所甘也無怪乎犯法者日益衆矣或曰然則佛言果報不足信歟夫春秋所記善惡之報歷然不爽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此非果報之最顯者耶聖人特言其人生之可據者而已不言其死後不可知者也固與佛言有異

佛生於西方彼國固不知有先王之禮樂法度其亂必有甚於中國者佛思有以救化之而無禮樂可循則因事說戒以止其惡於未萌是故戒律者所以代中國之禮樂也思有以懲治之而法度不備則設爲因果地獄以昭其惡報使勿犯是故因果地獄所以代中國之法度也當其說戒之時必要之以誓言臨之以鬼神其不敢犯戒者畏鬼神也生而畏其威死而受其制因果地獄與戒律相爲表裏其與吾儒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之說何以異哉佛言之非誑也若夫中國人心之邪妄則非戒律之所能制也戒律之條載諸王章者森然

犯者不赦而是貴貴者一不之避而肯避一無權勢者之空言乎現因現果猶不之信而信不可知之地獄乎佛教不足以治中國審矣莊子曰爲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隱者鬼得而誅之以鬼誅補人誅之所不及使爲惡者一無所逃於幽明則地獄因果王者亦樂得之以輔其法令　明太祖謂之陰翊王綱大哉言也魏子之說則猶是莊子之旨也使爲惡無顧忌者逃於王法公論庶幾有萬分有一之後慮以怵其隱微也夫魏子固無誅惡之權者聊以是說舒其疾惡之志耳若夫有權而足以行法者人之畏之甚於鬼神何則

為其現在能誅殺之也今以己之可畏之權讓諸鬼神則法爲虛設矣不畏之以法而畏之以報大畏民志固如是邪法不足畏則民趨地獄如市矣

孽子說

余攷古人於嫡子之外有爲庶子者有爲孽子者庶與孽奚無分別同是側出之子也史稱齊王肥爲漢高帝外婦子葢私通之婦所生也鼂錯謂之孽子而王齊七十餘城惠帝兄事之與行家人禮即呂氏至妒視之未嘗有異於諸王何則爲其親高帝之子也蘇武使匈奴持節海上不屈者二十年旣歸無嗣乃自陳發匈奴時

胡婦適產一子適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使者以適
國歸爲郎爲武後當時北海之胡婦其非單于所賜武
所聘娶者明矣武以之爲婦不知以義合耶抑苟合耶
而以其所生者爲其子惟武能自信之也武信其爲子
漢庭安得不以爲武之子也左氏傳鄭文公有賤妾曰
燕姞夢天賜之蘭既而文公見之予之蘭而御之辭曰
妾不才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已生穆公名蘭其後
鄭之公族惟穆公子孫極盛古人稱妾猶稱婢也曰賤
妾則婢之下者也見御於君而慮後有子而不信非慮
公之不信慮諸大夫諸子之不信也然惟文公信之而

其子卒有鄭國凶人無異詞焉晉阮咸自追姑婢累騎
而返曰人種不可失也謂之人種知乎已娠也而乎卒
爲晉名士裴秀年十八有令望諸名士爭造之嫡母猶
令其母進饌於客客皆起拜母曰微賤如此而諸君致
敬應以小兒故耳此母殆亦鄭賤妾之流也即其嫡不
以秀之母爲裴氏母未嘗不以其母之子爲裴氏子以
秀之父子之也古人如此類甚多而枚臯亦稱枚乘之
孽子大抵母賤而無名位其所生即孽子矣孟子所謂
孤臣孽子正言其極危苦可念耳非有差等於諸臣子
也今世固有無子而宗祀是懼或獨子軟弱而虎視眈

耽者衆嫡妻妒悍有妾不容或貧不能廣置於是有所私幸而生子者有嫁出之婢妾生子而心識其爲己子者惟其父確然信以爲子則子之矣焉有父以爲子而門內之人不以爲其父之子者乎門內人賢者固慶其門之多一子也親愛有加焉不肖者或幸其無子而思有其所有或幸其子孤且弱而覬覦其所有其屬之疎者又從而搆鬬其間鷸蚌之相爭以收漁人之利亦不仁甚矣其說不過謂其事涉可疑夫親父信之旁人何從而疑之又不過以其所出之賤耳閒有母以子貴者矣未聞子以母賤者也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

其子傳曰鼎顛趾未悖也得妾以其子以從貴也蓋鼎之趾本在下顛而在上比之娶作夫人亦云悖矣然且以其子爲從子以貴雖顛不爲悖也所貴者子也或問其母乎彼外婦之子何以王胡婦之子何以歸於卑何以待詔穆公何以主鄭國袁秀既乎何以稱名士也吾里有大姓子少孤鮮兄弟娶妻數年不育偶被酒有所幸而孕其婦懼白諸主母及主之大母期而產男也主母因養爲己子而嫁其婦子既長矣貌非止不惟酷似其父并似其大父與曾大父而門內人初猶與議其內戚某古君子也力持之事以定而大姓少孤者亦遂僅

有此子以延其一綫則此公之功大矣吾故特爲是說以表之幷以告夫世之愚齮齕於孽子者

係遯說 癸丑秋在都門值合肥龔宗伯公病不能入直欲乞休有傳上意且晚且大拜公其家人及門下士力阻公去余爲說遯卦九三一爻公大喜志遂決因作是說以申明爻義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當遯之時雖二陰浸長而九五當陽下應六二二雖陰類而中順自守未肯遽與君子爲難則君子尚可有爲彖傳曰遯亨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而君子於此決言遯者蓋惟當此時而遯

是以育也夫陰陽消長氣運爲之君子小人皆有不能自主之勢氣運相催人心以變其始也微有異同其後也判若水火哲者見於幾先昧者信諸事後事後而悔之無及矣是以遯之爻莫善於嘉當君臣無問之時見幾最早以禮而退至於醴酒不設穆生待禮衰而後去不謂嘉矣其次則爲九四之好遯李泌之於唐肅宗是也肅宗於泌可謂好之矣而泌竊有所見遂能絕之以決去勇哉爻詞謂君子吉小人否蓋言好而不能絕直小人耳過此而下則九三之係遯矣九三何係乎係於好也而究爲臣妾所繫夫三豈不知時之不可爲而好

之不足恃乎而無如臣爻之不肯令去也臣爻之不肯舍榮華而就閒冷固然無足怪又有門人賓客與臣爻同見者復爲不可去之說以惑其聽於是內揆諸理外牽於私二者交戰不能自決以至於疾傳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此勢所必至矣說者曰九三之係爲世道人心係也三去則又一陰進而爲否矣故三所係甚重至於剝時尚賴有不食之碩果況未至此時乎夫陽氣不絕當其時自有爲之碩果者必嘉遯好遯其人也彼係者爲小人所重困方且求去之不能而能久留爲碩果哉正月之詩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此以狀繫者之悖也詩言特者喻君子之獨也杌者動搖之而不拔其根也既不容其生又不迫其死外尊之爲典型內忌之如仇敵不能退不能遂蓋至是而始悔爲其所羈縻也亦已晚矣古人留其身不去以係世之安危卒致身與世同盡若漢末之爲望之更生東漢之爲陳蕃李膺者不可指屈其以係而收不食之效者一狄梁公耳然而瀕於死亡者數矣其不食天爲之也士君子當覩陰陽之消長以爲進退然後身安而其所係者大也則豈可不明於易哉

持滿說

孔子觀欹器喟然而歎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問曰持滿有道乎子曰挹而損之夫挹損之非益在將滿之時挹之以不令其滿而非於既滿之後也書曰滿招損易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俟既滿而始求損焉則已難矣嘗觀宋儒邵雍於先天易卦圖以坎離爲陰陽之限離當寅而盡於卯中坎當申而盡於酉中謂卯酉爲陰陽之溢數也用數不過乎中故取寅申而不取卯酉蓋其學以得半爲中又不欲至乎已半而以將半爲中也凡草木之華見蓓蕾則以爲盛見大放則

以爲衰慝慝然惟恐至於半也蓋半者滿之始也滿者虧之始也於半而慎之是以滿不終滿無滿則無虧斯持之最早者矣論語稱衛公子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也者未足而自以爲已足也夫學問之事未足而自以爲已足聖人之所惡也至於利祿貨賄則甚喜其足以爲不足而求足之則害之者至矣史傳所載保世亢宗者類皆貴而能謙富而能讓彼其事皆在既滿之後誠以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此者所以保其滿也非夫子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得其道者其惟文王乎詩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古天命既集文王不受退守其舊以終身於侯服是文
王之所受諸天者終其身未嘗滿也而文王之後卒有
天下周頌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蓋至於成王猶受而不溢則文王持滿之效亦略可
覩矣今士大夫鼎盛之家未有不由祖宗積累德行以
致者也積之有數償之亦有數惟不盡其數以貽其子
孫豈可當吾世而滿之乎即吾能保之而數之既滿後
將無以享其後償矣而況滿者造物忌之人世惡之其
地甚危而其心甚苦保之固未易言也欹器之欺惟不

令其滿而已不滿者邵子所謂得半而止也天之道也
察天之道順人之情因陰陽之消息適晝夜之進退玩
卦爻之往來文王作易之旨居然可見矣而區區明哲
保身云爾哉